

人类世视域下的微物与哀郢

——从小说《微物之神》谈起

李 峥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当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 在其处女作《微物之神》中绝妙的譬喻写出她对大地之母的想象及时间之思时, 人们似乎不难发现——她笔下的妙喻与人类世的论述如出一辙。该小说作品与诺贝尔化学奖 (1995 年) 获得者荷兰科学家保罗·克鲁岑 (Paul Crutzen) 等的重要判断——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纪元: 人类世——遥遥呼应。对于古老的印度而言, 迈入人类世之后的杂糅性与身份的含混性, 尤为引人注目。本文针对小说文本中所反映出的复杂身份认同、权力资本逻辑等问题以及在大加速时代中的时间急驰与创伤体验中的时间停滞等几个面向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以管窥豹, 尝试分析古老印度其新旧杂陈处境下的“受伤的文明”(奈保尔语) 及“受伤的世界主义”(克里斯蒂娃语)。

关键词: 人类世; 创伤; 杂糅; 微物之神

中图分类号: I35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3) 04-0096-7

DOI: 10.12424/HA.2023.072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4-096.html>

想象地球 (四百六十亿岁) 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 和教他们马拉雅拉姆语的那位住在阿列亚玛的老师一样老。大地之母以她一生的时间创造出地球今日的样子——分开海洋, 让山耸起。恰克说, 当第一个单细胞有机体出现时, 大地之母是十一岁; 当最先的动物——虫和水母之类的生物出现时, 她四十岁; 当恐龙在地球漫游时, 她已过了四十五岁 (只是八个月前的事)。

恰克告诉双胞胎: “就大地之母的生命来看, 我们所知道的整个人类文明, 是在两个小时之前才开始的, 就像我们开车从阿耶门连到科钦那么久。”

——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第二章《帕帕奇的蛾》

当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 下文简称为: 洛伊) 在其处女作《微物之神》中绝妙的譬喻写出她对大地之母的想象及时间之思时, 人们似乎不难发现——她笔下的妙喻与人类世

的论述如出一辙。

千禧年伊始, 诺贝尔化学奖 (1995 年) 获得者荷兰科学家保罗·克鲁岑 (Paul Crutzen, 下文简称为: 克鲁岑) 和尤金·斯托尔默 (Eugene F. Stoermer) 在《全球变化简报》第 41 期上发文,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 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纪元, 即人类世。文章指出: 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这意味着, 塑造地球的地质力量不再是河流、冰川或者风雨雷电, 而是人类自身。人类的行为已大量地改变了碳循环、氢循环等地球生命的周期, 导致气候急剧变暖, 冰川开始融化……人类成了地质学意义上的重要成员, 地球演化进入了一个人为的时代。

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时代!

紧随克鲁岑与其科学家同事们的重要宣判而来的讨论是: 对已然迈入的这个新时代如何分期? 是从 1780 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以降, 还是从 1860 年第

作者简介: 李峥, 女,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生。

一次工业革命以降，还是自 1945 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至今？

针对如上问题，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与彼得·恩戈尔克历时五年，以论著《大加速：1945 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详尽讨论了人类世的分期与判断，并道出二人对历史自身不确定性的隐忧。

令克鲁岑与其同事始料未及的是，人类世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跨学科的热门议题，不仅在环境、历史等学科领域被广泛地讨论着，同时也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人文主义、心理学等学科影响深远。

具体到洛伊的这部小说本文上，当“亲英派”恰克舅舅告知双胞胎兄妹：“整个当代历史、世界大战、梦想之战、登陆月球、科学、文学、哲学、知识和追求等等，都只不过发生在大地之母的一眨眼之间。”于是，当灾难来临，兄妹俩要学会告诉自己——“从地质时间来看，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只不过是大地之母眨了一下眼睛。”可遗憾的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他/她们带来一丝安慰！

洛伊在其小说人物的身上放置了一个名为“地质时间”的体验“装置”。这个“装置”一经启用，所有人类不分肤色、不分阶层、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缔结成了一个整体——名为“我们”。

然而，究竟什么是“我们”？

回应这个问题，美国作家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下文简称为韦斯曼）在其畅销作品《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中勾勒出了一幅人类销声匿迹后的图景。他以奇崛的想象为人们详尽解释了何为“我们”。（十分有趣的是，在英文语境中“US”译为“我们”一语双关：不仅指陈全部地球居民、人类，也兼指美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极具浪漫色彩又振聋发聩的假想——一种对“不在场”“不可能在场”的“不可证伪”假想。

顺着韦斯曼的实验性假想，美国印度裔历史学者、印度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迪佩什·查卡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下文简称：查卡拉巴蒂）提出了他基于人类世视角的观察：有关气候变暖以及克

鲁岑等科学家提出的创见，学界的讨论是“滞后”的。其在《气候的历史：论文四篇》（*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中直陈：1990 年出版的诸多探讨全球气候变暖的书籍，一直到 2000 年后才被引起重视、变为被关切的重要议题。针对“滞后”，查卡拉巴蒂快速给出了一条反射弧：温室效应与“白宫效应”的关联、气候变暖以及环境问题与 2000 年以来的各种人类生存危机问题的联系……这自然是福柯以降的思考者们所熟悉的权力、资本运行逻辑。

所幸，查卡拉巴蒂并非简单止步于“老生常谈”，他有意提醒两点：

一、纵然“滞后”的发生与资本、权力直接相关，可是人类世的问题不可简化为资本、特权问题；在面对气候变暖的问题上，特权阶层并不会跳上特别的救生船；换言之，“我们”都处于“同一艘船上”。

二、即便同处一种危机之中、共同面对无可逃匿的气候问题，人们也不可无视“我们”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人类世虽然以一种视角/装置穿透了福柯式的重重权力，然并无法把“我们”凝聚为同一个主体，“我们”依旧是纷繁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具有各自立场与阵地的杂糅体（hybridity）。

在重新思考自我身份/认同这一议题时，与查卡拉巴蒂同为美国印度裔学者的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解读文化的定位，所言的混杂性（hybridity）视角给人以启迪。带着这样的启迪，来回望洛伊笔下那个古老、幽暗椰林中的家族故事——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哀伤早已干涸了泪水。故事贯穿南印度喀拉拉邦（又有椰林之称）阿耶门连一个家族中的三代人——帕帕奇（外公）、玛玛奇（外婆）、宝宝克加玛（姑婆），阿慕（妈妈）、恰克（舅舅），以及主人公双胞胎瑞海儿（妹妹）、艾斯沙（哥哥）。

一一看来。

帕帕奇：印度著名昆虫学家斯里·班南·约翰·伊培，阿耶门连神父之子，曾留学维也纳，在印度独立后其头衔由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变为动物学研究院院长；一位英国 CCP（北印度语里的马屁精）和

Anglpphile（亲英派）；一生中最大的挫败是——他发现的蛾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使他变为了一个暴躁、易怒的家暴男——时常用黄铜花瓶捶打妻子；

玛玛奇：一位具有不寻常音乐天赋的小提琴演奏者，在丈夫帕帕奇的“嫉妒”下葬送音乐前程，天堂果菜腌制长主理人及匿名合伙人（Sleeping Partner），忍受帕帕奇家暴的贤妻，育有一双儿女；

宝宝克加玛：娜华蜜·伊培，帕帕奇的妹妹，还俗修女，十八岁时任性单恋爱尔兰来的慕利冈神父而不得，由叙利亚正教徒转而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年长时拥抱物质世界、年轻时只重精神世界，WWF频道“摔跤狂”节目电视迷；

恰克：双胞胎的舅舅，拿罗德学者奖学金留学牛津大学的读书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娶了一位名为玛格丽特克加玛的英国夫人并生育一女——苏菲默尔，遭英国夫人背弃后离婚回国。恰克是玛玛奇心中最聪明的印度人之一，是一位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一张口就可背诵《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

阿慕：双胞胎的妈妈，年轻时是出名的美人，鲁莽远嫁加尔各答，嫁给了相遇仅五天的茶园管理者；丈夫是一个十足的酒鬼，甚至接受了其茶园英国主人霍立克想要“照顾”阿慕的想法；阿慕于中印爆发战争时怀孕，于印巴爆发战争时离婚，她们的婚姻仅存续3年，育有一双儿女；回到阿耶门连后，与“贱民”维鲁沙相恋……去世时，她年仅三十一岁，一个不老也不年轻的岁数；

瑞海儿：异卵双胞胎中的妹妹，只身前往美国纽约学习建筑学，在美国恋爱、漫不经心地走入结婚，三十一岁离婚归来；

艾斯沙：异卵双胞胎中大十八分钟的哥哥，艾斯沙帕皮恰全·库塔本·彼得芒恩，七岁时在阿布希拉什戏院惨遭买饮料的中年男子性骚扰，“恐怖”事件后被送往父亲处生活，三十一岁时与妹妹瑞海儿相逢，在忧伤的沉默中无法自拔；

综上，这个拥有荣誉的印度家族三代人的七位人物——面目各异、喜好各殊。一个明显的相似点

是：落在三代人身上的个人生活都十分不幸，“疯狂在他们的家族里流传着，出其不意地降临在人身，在他们没有觉察时攫住他们”。家暴、离婚频频出现，泪水早已流干。

与这个不幸的家族联系紧密的是一位重要的边缘人——维鲁沙：深爱着双胞胎兄妹与阿慕的劳动者；一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天堂果菜腌制长员工中唯一的一名正式共产党员；也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他创造微小的物品——用一双巧手为瑞海儿制作精细的钓鱼竿、教艾斯沙钓鱼，他就是失落之神，微物之神。

极具杂糅（hybridity）属性的家族人物，当属恰克舅舅与其英国前期所生育的女儿——苏菲默尔。她是白人女童，身上流淌着一半英国血、一半印度血，她爱着父亲（其实是继父）乔。然而，这个年仅九岁的小小的生命，在那年的雨季六月，溺水身亡。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踏上印度，第一次回到生父的家乡阿耶门连。

那天，雨下得猛烈，大雨滂沱仿佛愤怒的神祇发出的预兆。那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河边的月光下，皮肤对着皮肤的故事被两个家族成员得知。他/她们挑战了“爱的律法”——那个规定谁应该爱/被爱和不爱，谁应该接触/被接触和不应接触的律法。他/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月光之下的爱，是见不得光的，因为那是“贱民”和“非贱民”的肌肤相亲，在“非贱民”亲人的口中这份爱成了“强奸”。“贱民”与“非贱民”的爱是不可理解、不得饶恕的，这份爱“没有在沙滩上留下任何足迹，没有在水中留下涟漪，没有在镜中留下映像”。在六月的大雨冲刷下，维鲁沙脸上被啐的唾沫洗掉了。被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抛弃在主流外，他并不意外。生为帕拉凡（不能接触的贱民）是他降临尘世时的胎记。他意外的应当是——具有革命理想的皮莱同志对他行动上真正的冷漠和口头上虚张声势的热情。“革命不是晚宴，革命时一种暴动，一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在热情口号点燃了维鲁沙的革命理想与生而为人的爱欲后，他被“同志”告知：“处理这类事情不符合党的利益。个人的利

益应该放在组织的利益之下。”他，被秉承革命理想的“同志”抛弃了。又一次，他被彻底置于边缘。

对于边缘化的他，一种想象的“我们”足够陌生，也足够模糊。

印度与印度人，有着基于其历史与文化因素的杂糅属性。泾渭分明的种姓制度，就是一种封闭的身份团体——分为第一种姓婆罗门、第二种姓刹帝利、第三种姓吠舍、第四种姓首陀罗。贱民，不能归属于这四种集团当中的任何一种。他自外于上述任何一种种姓。因他是贱民。

马克斯·韦伯在论及印度的宗教时，直言“印度一直是个村落之国，具有极端强固的、基于血统主义的身份制，这点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对比”。事实上，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在迈入独立民主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固了种姓制度的不平等——扣上民主化的帽子，让封闭的种姓制度得以延续。“喀拉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叙利亚正教徒。他们相信使徒圣多马在耶稣复活后，旅行到东方，让一百个属于婆罗门阶级的人皈依基督教，而他们即是这一百人的后裔。这个稚嫩的理论说，就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简单替代品。”在喀拉拉，人们进行了鸡尾酒式的革命。

还可哀吟些什么？

失落之神。

微物之神。

构成隐喻王国的微小生命，在大地上来来往往：蕴含伤感的冰冷的蛾，贪婪吃着热带果实的黑色乌鸦，嗡嗡飞行于果实旁的青蝇，快乐嬉戏于泥泞中的紫蚯蚓，肥胖、半透明的蜥蜴，一只全身长满鳍的忧伤的鱼，一行闪闪发亮的黑蚁，一只白色的会游泳的蜘蛛、一排蚂蚁扛着一只死蟑螂肃静地穿过门，一只焦虑不安的小蝙蝠在屋顶的横梁飞来飞去……

出身“贱民”的印度诗人普拉卡什·贾德哈夫（Prakash Jadhav）在描述自己边缘人的角色、于孟买街头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时，曾写下动人的诗篇——

喂，娘，告诉我我的宗教。我是谁？

我是什么？

你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

你是这世界熊熊烈火中被遗弃的火星。

宗教？看，我把宗教往这儿搁！

妓女只有一种宗教，我的儿子。

如果你想有女人可干，记得

老老实实在地管住那活儿！

“告诉我我的宗教，我是谁？/我是什么？”

这不仅是动人的诗句，也是根植于印度人内部的古老疑惑，亟待解答。

在《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谁可以为“印度”的过去说话？》一文中，查卡拉巴蒂以敏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谁是“印度”/“我们”？

“印度人”可以采用的自我呈现方式是霍米·巴巴所言的‘模仿型’（mimetic）是查卡拉巴蒂所言的“超真实”（hyperreal）；后者，改写了鲍德里亚的语汇——“超真实”（hyperreal），向人们揭示所谓“‘欧洲’和‘印度’都是作为‘超真实’（hyperreal）的存在，因为它们指涉一种想象上的地方，其地理指涉对象依然是未确定的。”这一处改写，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观察中国与东南亚等民族主义问题所提的建立在印刷资本主义之上的“想象的共同体”时，对拉康三界（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的改写不同。

印度，作为想象之物，既是“欧洲的（英国的）”，也是印度自身的。一如英籍印度移民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下文简称：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魔幻般地刻画出仿若“阿拉伯地毯”上降生在印度的1001个孩子——这些孩子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大小，任意旅行，甚至改变性别。有趣的是，拉什迪的书写既是印度的历史书写又是一种世界意义上（或曰：源自西方）的互文书写。在根植于古老印度传统基础上，在“旁征博引”的互文之下，让他的作品更“容易”纳入英语后殖民的文本中。

在种种历史的叠加之后，印度的时间是多元的，不可仅梳理为欧洲式的清晰时间轴，而且拥有其自身传统，是一种杂糅体的复杂存在。与拉什迪同为

英籍印度裔的作家 V.S. 奈保尔，在其非虚构作品《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几近控诉：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关拉什迪《午夜之子》的评论文章则指出：“腌菜”的腌制过程，也象征着记忆和时代对故事中人物的“腌制”，这是一种对材料的混合、杂交、变形的过程。如此精妙的隐喻，以一处比喻缝合了洛伊在叙述“天堂果菜腌制厂”时留下的细细针脚。

天堂果菜腌制厂：起初想取名为“宙斯果菜腌制厂”/“帕拉舒兰果菜腌制厂”，但遭到否决（前者模糊不清，后者与当地太息息相关）；而“天堂”则表意清晰又呈现了它的异质性、国际性；腌制厂出品的罐头上标以精巧的标签以及一个跳卡沙卡里舞的舞者（红鲱鱼），这让产品具有地方风味，又有助于进入海外市场。在果菜腌制厂，他们做腌果菜、果汁汽水、果酱、咖啡粉和凤梨罐头。

香蕉酱：一种模棱两可、无法分类的东西；因其太稠，所以不是果酱；又因其太稀，所以不是果冻。

腌制，让存于容器中的果菜完全融入了环境，拥有了辣椒水与酸醋的味道。这是果菜们的杂糅性。香蕉酱，无法分类，浓稠度让人困惑。与香蕉一样，自身的颜色就会使人产生遐想：白、黄、棕……

果酱的界定标准，与“爱的律法”一样值得被质疑：首次抵达印度的苏菲默尔仅因为是双胞胎的表姐，就值得被爱吗？莽撞走入婚姻的阿慕，仅仅因为是双胞胎的生母就必须最爱他/她们吗？贱民维鲁沙——那个小说中的“微物之神/失落之神”仅仅因为出身贱民，就不可接触、不应得到爱吗？“告诉我我的宗教，我是谁？/我是什么？/你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贱民的诗句，游荡在空中。

在阿耶门连，他们跳舞是为了要抛弃他们在“黑暗之心”所受的屈辱——他们在游泳池畔的表演被缩短，他们为了防止挨饿而投靠观光业。

从“黑暗之心”回来的途中，他们在寺庙停下来，祈求他们的神宽恕他们，为糟蹋它们的故事道歉，为变卖它们的身份以换取现金道歉，为滥用它们的生命道歉。

……

故事是否已开始并不重要，因为许久以前，卡沙卡里舞就发现，伟大故事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秘密。伟大的故事是你听过而且还想再听的故事，是你可以从任何一处进入而且可以舒舒服服地听下去的故事。它们不会以惊悚和诡诈的结局欺骗你，不会以出人意料的事物让你大吃一惊。它们和你住的房子和你情人的皮肤气味一样的熟悉。你知道它们的结局，然而当你聆听时，你仿佛不知道。就好像虽然知道有一天你会死去，但是当你活着时，你仿佛并不知道你会死去。在聆听伟大的故事时，你知道谁活着，谁死去，谁找到爱，谁没有找到爱，但是你还想再知道。

那就是它们的奥秘和他们的神奇之处。

——《微物之神》第十二章《小长牙，克朱松邦》

在洛伊笔下，《微物之神》的叙事仅仅截取了两个时间点——

（1）双胞胎兄妹七岁那年的六月，接苏菲默尔回喀拉拉邦时，手表固定着的一点五十分；

（2）时隔二十三年后，双胞胎兄妹三十一岁时遭遇的喀拉拉邦“加速”的时间。

前者，是停滞的时间，回忆中的历史之屋，幽黯的记忆角落；

后者，是人类世意义下的大加速，是旅游观光业打扮下的多彩阿耶门连。

前者，是凝固在七岁孩童记忆中的那个“一点五十分”；是反复出现的改变事物的那一日；后者，是三十一岁的瑞海儿从纽约回到阿耶门连，与哥哥艾斯沙重逢，一个空虚遭遇了一个人的安静。

“一个渺小、被遗忘的东西。/这个世界不会怀念的东西。/一只画上时间的塑料儿童表。/表上的时间是一点五十分。”这是停滞的时间，是画上去的时间刻度，是整个叙事中前后出现了七次的“一点五十分”。这是叙事者反反复复强调的那个记忆角落，如同梦魇般来回游荡。美国学者、创伤理论研究专家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富有创见地把如上的这种记忆类型论述为“创伤”。而这样的创伤记忆，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经历，会以一种令人

困惑的方式反复出现。

甚至在故事主人公双胞胎的妈妈阿慕生命最后的日子，她依然会误以为自己处于那个改变历史的“创伤”时间点——

她以最后一次领来的微薄薪水为他的女儿买了小礼物，礼物以贴着心形彩色纸的棕色纸包起来。一包香烟形糖果一个锡制的“幽灵”铅笔盒，以及《保罗·班扬》——一本给幼童看的经典漫画书。这些东西是给七岁孩子的礼物，而瑞海儿快十一岁了，仿佛阿慕相信，如果她拒绝承认时间的流逝，如果她凭着意志力让时间在她双胞胎的生命中停滞不前，那么时间真的可以停滞不前。

——《微物之神》第七章《益智练习簿》

这是一个“不称职”母亲的最后告别，一位既当爹又当妈、病态臃肿的阿慕在其生命的最后表达。那天，她的母亲玛玛奇不愿再见她，她的女儿瑞海儿拒绝告别并默默恨她。那天之后，她走了。

与她的悲伤不相称的是，时隔二十三年，当瑞海儿也活到了她“健忘”“臃肿”的那个年纪（三十一岁）时，整个阿耶门连以一种反智的谄笑迎四方之客。历史之屋，成了阿耶门连的“黑暗之心”。仿佛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那样，阿耶门连的“库尔兹”与阿耶门连卡尔·马克思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迎接宾客到来。

在大加速的时代里，阿耶门连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火速包装成风景胜地。这个环抱着河流的南印度乡村，把世代代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污水滩。吊诡的是，人们却在另一处修建一座可供游客们下水的干净游泳池。这里，看上去很美。但空气中弥散着令人不快的气味，曾经清冽的水流如今浑浊有毒。

当南印度小村落的人们，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一遍遍自我叩问“什么是印度/我们？”时，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产生了——《摩诃婆罗多》被搬上景区舞台，压缩成了20分钟的滑稽小品，供游客赏玩。

《摩诃婆罗多》，这是印度的第二大史诗，是一部印度的女人的史诗。这是成书于公元前3100

的“百科全书”式的庞大史诗，囊括了人生四大目的——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而如今，它被乔庄打扮，狼狈地自我阉割成20分钟小品。

“印度：受伤的文明”奈保尔如是慨叹。这悲恸，叹息着人类世视域下的“微物之神”，叹息着不被言说、不被接触的幽黯记忆，这亦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命名的“受伤的世界主义”：在复杂的、异质性的主体身上，叠加着不同速度（或停滞或加速）的时间；似乎无法想象再去借用一种深时（Deep time）的概念，因为新旧杂陈的处境已十分难召唤出一种同一叙事的伟大传统。在那一片受伤的土地上，黑黑的湿婆神偶尔跳出来。人们对着黑暗开始说，黑暗中到处是眼睛，到处是哀吟。

参考文献

- [1]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the History* [M].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J]. *Critical Inquiry*, 2009.
- [3]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4] Homi Bhabha & W.J.T. Mitchell: Translator translated-interview with cultural theorist Homi Bhabha [J]. *ArtForum*, 1995.
- [5] Paul J. Crutzen, Eugene F.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Newsletter, 2000.
- [6] (印) 阿兰达蒂·洛伊. 微物之神 [M]. 吴美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7]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M]. 吴叻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8] (美) 迪佩什·查卡拉巴蒂.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 谁可以为“印度”的过去说话? [M]. 陈恒.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9] (美) 霍米·巴巴. 向后看, 向前走: 对本土世界主义的解读 [M]. 陈恒.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10] 季羡林. 印度古代文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1] 林语堂. 中国印度之智慧——印度的智慧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 [12] (德) 马克思·韦伯. 印度的宗教: 印度教与佛教 [M]. 康乐, 简惠美.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20.
- [13] (英) V.S. 奈保尔. 幽黯国度: 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 [M]. 李永平.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14] (英) V.S. 奈保尔. 印度: 受伤的文明 [M]. 宋念申.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13.
- [15] (印) 普拉卡什·贾德哈夫. 有毒的面包: 现代印度贱民文学作品翻译 [M]. 伦敦: 桑格兰出版社, 1992.
- [16]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摩西与一神教 [M]. 张敦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7] (美) 约翰·R·麦克尼尔, 彼得·恩格尔克. 大加速: 1945 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M]. 施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Sorr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thropocene: Start From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Li Zheng

Abstract: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is the first novel of Arundhati Roy who is a female Indian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In this novel, we could recognized her thoughts of time were similar with the point of Anthropocene. For we human entered a new age ever after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Noble Prize winner Paul Crutzen of Anthropocene. In India, the issue about time is more complex. This text is focus on the acceleration and stagnation of time. In this way, analyze the "injured civilization" and "injured cosmopolitanism" in India.

Key words: anthropocene; trauma; hybridity; *The God of Small Things*